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訂謬二

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詔用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卽十三年明年祀歸卽十四年明年其時公又固往卽十五年幾墓誌云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唯公歲自常行官吏刻石爲詞美之十五年遷吏部侍郎而舊史云幾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愈在潮州作詩美之按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三

一

十五年退之已移袁州舊史誤也

韓子年譜

鴻輝

謹案愈在潮州孔幾待之特厚舊史所謂作詩

美之蓋南海廟碑也碑云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之以詩故也碑立在元和十五年十月時愈亦已去袁矣然愈誌孔幾墓云官吏刻石爲詞美之是立碑之日愈亦不應尙稱官吏也蓋墓誌與傳皆推本而言之也

與孟簡書云行官自南回過吉州得手書簡十五年春貶吉州司馬也又云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

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
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
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云退之喜大顛如
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
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
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顛往
復之語深誡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
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
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韓子
年譜

鴻堀

謹案愈與大顛手簡三刻石在潮州靈山院慶

厯中袁世弼得其墨本疑之以質歐陽修修云實退之語佗意不及也手簡上二簡皆招速常語耳第三簡最後云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徵修行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於所識道故如是故歐陽謂其以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謂宜爲退之言者此也後世妄撰愈別傳以爲孟簡所纂純載愈與

大顛答問佛法語故世儒與前簡併廢之然愈三手
簡固無它語也以孟簡書質之愈固嘗邀之至州郭
也歐陽跋語見於集古錄豈洪亦未之考耶王安石
嘗有送呂潮州詩云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
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故一
時黨同者爲此傳源明之言不妄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
不始於公也有點僧遂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顛
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三

三

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

足信也

老學菴
筆記

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矣退之作處
州孔子廟碑以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
下者惟社稷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棄乃其
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
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
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
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

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者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公以退之爲謬

論矣

聞見後錄

田氏先廟碑銘訖其外庸可作丞輔乃用呂氏春秋晉文公出已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爲賦詩曰有龍于飛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三

四

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而刊正者以丞爲承其未知此歟

芥隱筆記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

原注歐陽詹之行獲

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伎黃介喻良能爲文以辨也

困學紀聞

唐穆宗時以工部尙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

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容齋續筆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爲召旣言先

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東之故障字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爲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爲躓後韓公本用狼跋詩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爲杷羅焚膏油爲燒以取敗幾時爲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爲諸尤不然討者如左

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子厚傳
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正符懲咎賦也孟容
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答孫會宗書相似正符倣班
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
閔悼作賦自倣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
未爲久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
駝傳以爲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

云
容齋
五筆

余嘗恨荆公文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

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
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

在焉

捫蝨
新語

朱子語錄謂韓文公與大顛三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
呼晦翁之言何其秋霜烈日耶蘇東坡則力言以爲僞
朱晦菴則力辨以爲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
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
爲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
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真所不可曉況據韓文

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
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
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旣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尙近人情
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
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
引李漢編輯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
篇今丙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
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爲韓之真何
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

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嘗留一著歐公之於尹
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
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
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丹鉛
總錄

傳燈錄載韓公訪道大顛以軍州事繁欲求入處大顛
不正答而使侍者三平授之先以動定後用智拔二言
此則僧徒僞撰以自尊其道用修不亟破此類而汲汲
三書蓋其意本欲指摘考亭非爲昌黎也

凡釋家所載
諸文學士談

禪聖者率不可信如李翱杜

少室山房筆叢

衍之屬皆其徒偽撰居多

韓文公孔戣墓銘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
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
公召殺之按無名兒卽所謂相縛爲奴者故不敢言於
官而私蓄之以其蓄取爲奴故殺之非過唐書乃云親
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夫得道上棄兒而收
蓄之仁心善事也反當之以死是雖商鞅之令不酷於
此何反以爲美耶

湛園
札記

介甫賦韓子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此

退之答李翱書也恐陳言務去王介甫誤說古人一言

一句欲其自得不與人共機杼經外雜鈔

退之讀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余以退之未嘗讀墨也公孟子謂墨子曰昔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孔子當聖王豈不以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也凡翟與

其徒擬議概如此使墨而遇孔必將爲桓魋之要爲武叔之毀孔而遇墨兩觀之誅亡所事少正卯矣

少室山房筆叢

鴻臚

謹案柳宗元指擊百氏不遺餘力顧於墨闕焉

明宋濂著諸子辨持論甚精亦以爲孔子所不棄皆溺於韓愈之說而弗深考者也

韓公自言所學先在辨古書之正僞周秦諸子如管莊荀韓可謂顯著者矣而按之皆有僞亂余嘗欲削其不類者以無溷後人而未暇也韓公之文一語出則真氣動人其辭鎔冶於周人之書而秦漢間取者僅十一焉

今集中乃載祭薛中丞裴太常二篇意淺直多俗韻在唐雜家中尙不爲好而謂公爲之與二篇乃同官聯祭之文意者他人所爲公名載焉公文重於時故二家子姓矜爲公作而編集者莫能辨耳公省試文明白曲暢無甚可愧者猶自謂近於俳優者之辭則二篇決知非公作也

望溪集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

國學紀聞

鴻墀

謹案柳宗元與劉禹錫書云彼畢董子何膚末

於學而遽云云也是宗元非詆禹錫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

何云嘗細考文中歲在辛

卯句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

見於獨孤及集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

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爲

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

原注冕大曆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

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

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

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
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
文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
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
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
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
文散軼多矣

困學紀聞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莧也艾軒策
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

困學

紀聞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原注非以狂狷為譏

困學紀聞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實則公室乃貧案左傳成六年

此乃韓獻子之言

困學紀聞

鴻臚

謹案何焯云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引左

傳

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

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有舊見臣暑月
在道相留就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子按于
頔在鎮跋扈日久元和三年間憲宗英武懼而入朝九
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頔以罪貶爲恩王傅而子厚詔
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陽久矣豈得留子厚
假職名哉且謝上表不應言及此文理不倫定知其僞
也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按子厚以元和十四
年十月卒於柳州而禹錫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遷同
州相距十七年矣安得尙爲夢得作表其文卑弱作僞

顯然而編摩者疎謬不能刪去讀其書者亦不復發擿可歎也賓客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謝表甚善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啟等亦塵俗凡陋非子

厚文

寓簡

唐李翱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摭摭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四十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橫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旣

斥其餘以爲數牧園圃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
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土力均人功稱而賦法
平令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穰而不及
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隱深難見而黜乃懵然自以
爲得曰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幸其人微其言輕自
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瞽儒耳食猶嚶嚶焉以爲經
世之良圖豈不甚蔽矣哉

李習之平賦書後

望溪集

與崔羣書劉夢得譏公輕薄嘗語李程某與崔大羣同
年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字豈非聰慧過人吾謂

此直釋言篇所述讒者之說公不病狂何至妄言罵詈
如此況此書仰服崔君至推爲千百人中的一夢得鑿
空作此誣妄足以決其真小人也

讀韓
記疑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曰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
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革
誦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預曰愔愔安
和貌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愔愔
而亡則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

敬齋古
今藪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

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

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

鄧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

困學紀聞

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

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為不鏗鏘激越此務

省文之失也

容齋五筆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

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考之史記本傳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原注非筆削為十三篇也

困學紀聞

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零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
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隨書也

夢溪
筆談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三終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訂謬三

芰卽菱也花白生水下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是以芰爲蓮花

荷覺寮雜記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旣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蕖也杜誤以芰爲

蓮

敬齋古今艸

其年八月

晉天福二年

勅唐衛國公李靖宜封靈顯王

按史傳鄭

州東陂田後魏孝文帝賜僕射李仲顯俗因謂僕射陂仍立祠廟年祀綿遠時俗誤傳爲李靖祠明宗征朱守殷經過制贈太保遣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就行冊命仍立石記於廟因爲唐衛公李靖之祠暨今封王蓋傳習之五代會要

誤也

摭言曰唐末試進士以霓裳霸衣曲爲詩題明年又以爲賦題觀國按明皇以聲色而敗度後之文士咸指霓裳羽衣曲爲亡國之音故唐人詩曰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亦如陳主之玉樹後庭花也固不可以爲詩賦題而訓多士夫唐之祖宗典故其美且善者

多矣奚獨霓裳之取耶

學林

越公井今在治平寺前山岡上有唐廣明元年僧茂軋
述大唐楞伽殿後重修吳朝大井記畧云惟茲巨井吳
誌坐當橫山艮位越來溪西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
楊素築城創斯井焉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邇來三百
餘年邑則可改其道不革按此卽是楊素井蓋素旣平
陳嘗遷吳郡于山下至今謂之新郭茂軋修井記題首
乃云吳朝大井蓋傳襲之誤僧輩不能辨也

范成大
吳郡志

道方自號長樂老

至

蓋其自述如此初疑急就篇云長

樂無極老復丁道之自號蓋本於此非也長樂乃馮氏之望封長樂者不一人歐公亦微誤蓋以其有老而自樂何樂如之之語遂以爲自號爾

義門讀書記

錢鏐新建錢湖廣潤龍王廟碑案陳思寶刻叢編載復齋碑錄作新建錢塘湖廣潤龍王廟碑此本疑脫塘字

寶刻類編

湘山野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爲左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殢繒之句皆欲

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朶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試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爲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饒洞天薦宋齊邱於先主齊邱困於逆旅鄰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士時豈當時所投贄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也齊邱後事先主爲相至嗣主時爲太傅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

李徵古之徒恃其勢尤驕慢徵古嘗勸後主因天變遜位齊邱賴陳喬以爲不可後主乃止鍾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邱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悉如故後命鎖其第穴牆給食齊邱嘆曰吾嘗謀讓皇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諡曰繆醜野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謬矣

西溪叢語

是日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逾年改元古制也事不思古弗可以訓時雖可

其奏而制書已行識者非之

十國春秋
南唐紀

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爲碧鮮
兒童之見也捨舊集而從別本何也五代扈蒙作碧鮮
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其碧鮮爲薛哉文
選成公子安噓賦云蔭修竹之嬋娟注云嬋娟美貌

倚覺

察雜
記

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按晉書杜預好爲
身後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
績一沉方

一作萬

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

爲陵谷乎沉碑峴首誤也當爲沉碑方

一作萬

山

南部新書

樞密使郭威以蕭牆變起宗祏無奉率羣臣候太后請
定所立遂議立高祖從子徐州節度使贊爲嗣己丑太
后誥云云是日遣前太師馮道等往徐奉迎周太祖以
嗣君未至萬幾不可暫曠率羣臣請太后臨朝誥答云
云按前代故事太上皇稱誥太皇太后皇太后曰令今
云誥有司誤也

舊五代史
漢隱帝紀

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
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

而善章句者郭氏奴

名不記

皆文之妖也

唐國史補

古之編書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哉人則於書之下
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書遂以書類人且如
別集類自是一類總集自是一類奏集自是一類令狐
楚集百三十卷當入別集類奏表十卷當入奏集類如
何取類於令狐楚而別集與奏集不分皮日休文藪十
卷當入總集類文集十八卷當入別集類如何取類於
皮日休而總集與別集無別詩自是一類賦自是一類陸龜
蒙有詩十卷賦六卷如何不分詩賦而取類於陸龜蒙

志通

其有訛舛當是正者如楊諫大蜡賦嗤子夏之來觀夏
當作貢禮記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子曰賜
非爾所知也劉闢如石投水賦漢祖興今昌言納劉侯
輔兮皇威震劉當作留文選運命論張良遭漢祖如以
石投水王起鄒子吹律賦扣角於斯文斯當作師列子
鄭師文及秋而叩角草木發榮錢起洞庭張樂賦炎民
之頌民當作氏莊子黃帝張樂洞庭有焱氏爲之頌釋
文焱本亦作炎白行簡斬龍毀璧賦朱萍焉能施其術

萍當作泮莊子朱泮漫學屠龍陳章艾人賦類宋則之初來宋當作宗荆楚歲時記宗則五月五日採艾陸龜蒙幽居賦探郅範之智囊郅當作桓魏志曹爽傳注桓範出赴爽司馬宣王曰智囊往矣周存授衣賦趙將軍授新衣而不遣趙一作桓是晉車騎將軍桓沖儉素浴後妻送新衣沖令持去妻復送之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薛元超諫皇太子賤晉明帝之在東宮中庶子溫嶠中舍人劉放按晉書明帝爲太子溫嶠爲中庶子阮放爲中舍人劉放乃魏明帝時與孫資並用

事者非晉人也蘇綰家僮視天判王霸之精才霸一作
朔是李廣傳望氣王朔李德裕豪俠論袁盎善劇孟匿
季布季布按漢書當作季心權德輿宏文崇文生策問
人疑張祿詞假葛襲襲當從文粹作襲事見後漢文苑
傳注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晉則三楊藻綴此用張氏
事也晉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才藻
屬綴楊當作陽李華楊騎曹集序昔許衛尉與徐薦穆
友善此言許善心之父與徐陵也陵字孝穆荐當作孝
顧況廣異記序羸姬暴市六日而蘇姬一作諜是事見

左傳又湯之問旱以語怪旱一作華並非當作革見列
子權德輿送安南裴中丞序王彥威之教化當從集作
士威彥三國志士燮字威彥爲交趾太守楊炯恆州刺
史王公碑北瞻洛汭尙想元亮之墳元亮當從集作元
凱元凱杜預字也其遺令兆域南觀伊洛張說鄭國夫
人碑周官禮儀資稟宣父之學父當從集作文晉韋逞
母宋氏號宣文君得周官音義權德輿崔述誌辱安平
戴公之知於公獲南官之眷戴公當從集作戴侯文選
潘岳懷舊賦余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四

七

遂申之以婚媼謂東武伯楊肇以女妻岳戴其諡也述仲兄安平公實德輿之妻父故有戴侯南宮之語此類

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

其有舛訛當是正者如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六表載

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

本卷乃作常袞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

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卽此六表是也

舊史載貞元五年六

月百官請復徽號正指此事

是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厯知制誥

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況又總目

明言取之類表乎本卷乃誤作常袞袞於建中初卒至是已十年矣又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

時其父以事忤宰相竇參被貶

八年始貢

京師其誤可知賀赦表六首類表以爲李吉甫作而文苑以爲李邕按邕天寶初卒而此六表乃作代宗德宗憲宗時況文苑於五百五十九卷有重出一表題云李吉甫乎又第二表末云謹遣當州軍事衙前虞候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正與吉甫郴州謝上表末語同則非邕作也中書門下賀赦表類表以爲令狐楚作而文苑

以爲獨孤及按此表載憲宗尊號乃元和中也及以代

宗大厯十二年卒決非及所作明矣

及集無此

乞朝覲表類

表以爲柳冕作而文苑以爲李俛按唐書柳冕傳亦載此表決非俛所作也讓吏部侍郎表見唐書邵悅本傳而文苑作張說亦非也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載柳宗元集云代裴中丞作按元和十一年裴行立爲桂帥請發兵誅黃少卿時宗元在柳州代裴中丞論黃賊事表狀牒凡六篇內一首卽此狀也文苑乃以爲令狐楚作楚時爲中書舍人恐非石橋銘二首並載張說集乃元

宗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山池作而說奉和文苑乃並以

爲張說作首篇當作元宗次篇當云張說奉和

文苑英華辨證

其有訛舛當是正者如魏謨拜相制判戶部事一作兵

部侍郎按新史謨本傳遷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舊史

云判戶部事而制詞亦云貳於卿秩掌我地征末云依

前判戶部事並無兵部侍郎當作戶部侍郎判戶部事

常袞謝妻封宏農郡夫人表其後雖有石窳延卿之錫

亦無夫人之號唐類表無延卿二字按陳留風俗傳封

邱者高祖與項氏戰厄于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

延鄉爲封邱縣以封翟母則延卿當作延鄉李嶠攀龍
臺碑進封膺國公膺一作晉此武士護也當從本傳作
應國公次兄士逸封六安郡公當從二唐書作安陸縣
公唐志安州安陸郡安陸縣無六安郡張說馮昭泰碑
起家左奉格當從集作奉裕唐志唐置兵曹改司使左
右復曰千牛備身龍朔二年改千牛備身曰奉裕楊炯
任晃碑淮陽從事術數知名此用任氏事也當從集作
益州從事後漢方術傳注任文公巴郡人爲州從事以
占術馳名白居易元稹誌六代祖巖封武平公集作昌

平當從文粹作平昌見隋書本傳及唐世系表此類覽

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

其有訛舛質于史傳當是正者李嶠賀破契丹表逆賊
孫萬榮按唐書聖證元年改契丹首領李盡忠爲盡滅
孫萬榮爲萬斬陳子昂集中亦作萬斬今契丹已破賀
表猶稱萬榮非令狐楚爲鄭儋謝河東節度使表本使
李誡奄從薨逝誡一作悅按舊唐書李說貞元十六年
十月卒以鄭儋代之誡當作說又見韓文鄭儋碑權德輿權自
挹志自挹德輿之族祖其先殷王戊丁之友集本同按世系表

權氏武丁之裔孫戊丁之友疑當作武丁之支此類覽
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
華辨證

其有訛舛當是正者如土風賦堯作平陽一作成陽詳
此賦序云睢陽古之大郡賦內又云豈若睢陽城臨氏
房昔者舜漁雷澤堯作成陽天乙都亳沛公潛梁皆言
宋地也前漢地理志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成陽在
定陶有堯冢乃宋地堯都平陽在河東郡爲晉地據此
當作成陽楊炯庭菊賦悲鄉貴族悲或作邕詳此賦序
云庶子裴公暨左庶子薛公賦內又云悲鄉貴族薛縣

名家乃指裴與薛也。𦵏當作𦵏。步回反河東聞喜縣有𦵏。

鄉訛作邕耳。張說諫則天幸三陽宮表郃城福小集本同。舊史作告成。按唐志河南府陽城縣萬歲登封元年將封嵩山改曰告成。神龍元年復故名。二年復爲告成。登封縣本高陽。貞觀中省入陽城。有三陽宮。據此當作告成。柳宗元唐貞符解滌訟於北集粹唐書並作濮鈆。按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據此則當作濮鈆。鄭薰仇士良碑士良洪農興寧人也。按唐書士良傳循州興甯人。循州乃海豐郡洪農。

當作海豐此類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華辨證

盧照鄰與在朝諸賢書方回尙在王羲之就倉奴而共談按晉劉惔傳惔與羲之友善郗愔有倉奴知文章羲之每稱於惔惔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惔曰常奴耳則倉當作僮張元晏謝宰相啟假金駿爲駑駘之飾駿疑作鍛亡犯切馬首飾也張衡東京賦金鍛鏤錫薛廷珪授司農卿制鄭元漢之名儒也韓信漢之上將也尙聞徵拜或至就加按前漢兩韓信傳無爲司農事而韓安國失官家居武帝召爲北地都尉遷大司農疑是

安國又治粟內史秦官景帝後元年更爲大農令武帝
大初元年更爲大司農則漢初未有大司農也蘇頌授
房光義光祿卿制蘭猗趨職已仗於誰何猗當作錡見
張平子西京賦注云蘭錡兵架也封敖德陽節歎道文
按唐會要武宗六月十一日生名慶陽節今作德陽未
詳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上官儀草廢武后詔李元義
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而集本文粹並作上官儀
革廢武后召李元義云云按唐書高宗欲廢武后令上
官儀草詔又欲令武后攝政郝處俊李義玉固爭此云

李元義未詳然集粹誤矣又云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
令裴公皆進士文粹以司空公中書令作司徒兼中書
令按下文云司空公始相憲宗又云裴公元和中翦蔡
是二人也蓋司空公迺杜黃裳與杜牧俱是京兆萬年
人爲檢校司空河中慈隰節度使故云河東司空公旣
與杜牧同族故不書姓名而裴度則爲司徒真拜中書
令亦非兼也今杜牧云皆進士又分別兩人事迹則非
一人矣況總云凡此十九公則是房元齡郝處俊來濟
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

宋璟劉幽求蘇瓌子頰張說張九齡張巡并杜黃裳裴
度共十九人文粹迺云司徒兼中書令裴公則遺杜黃
裳一人與下文不應當如集本作司空公中書令爲是
修堤堰判堯水屢逢媯灰未正正疑當作止淮南子女
媯積蘆灰以止淫水謝偃玉牒真紀齊桓以三代之功
按前漢郊祀志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上卑耳
之山南伐至召陵兵車之會三據此是三伐也代當作
伐皮日休九諷並以吾之媯音慄爲偃文粹以媯作羆按
玉篇廣韻有媯字音埋慧也媯是媯字所注音慄字訛

當作埋而文粹轉作霾非李嶠授成善威等刺史制卜

處冲久參武衛夙奉文槐文槐見張衡西京賦鏤檻文

槐而或作文貌姑兩存之獨孤及洪州刺史張公遺愛

頌慘悴

集作

蹇亟苛察繳繞之吏慘怛蹇亟按列子作

慘怛譴極又楊公遺愛頌貸首種首種見月令而集作

貸其種賦中撰人名氏有與唐登科記不同者如崔損

五色土賦大厯十年上都試第四崔恆第六崔種無名

損者丁春澤曰觀賦大厯十年東都試作丁澤劉清止

水賦開元五年試第十三劉廷玉第十七劉凝無名清

者崔損北斗賦開元七年試作崔鎮沈亞之旌故平盧
軍節士文渤海人高洙洙集作鉢此李師道判官也新
史舊史並作高沐賈至授暢瓘諫議大夫制總目作楊
瓘而舊史有暢瓘傳嘗爲諫議大夫高士廉文思博要
序祕書郎宋正時而唐藝文志撰文思博要者有李涪
風無宋正時李華楊騎曹集序趙郡李嶠李傾南陽張
階連年高第而唐登科記有李仇李欣張錯無李傾張
階左武衛曹曹許君經邦集序惟昌黎韓愈友善韓爲江
西從事此篇爲權德輿作而德輿集無之愈亦未嘗爲

江西從事疑愈字誤

隆興職方乘載昌黎韓洄爲觀察使張鎬僚佐正在此時恐是韓洄

又英華載張鎬遺愛頌云昌黎韓洄職方乘誤作洄

徐陵自稱徐君

與王僧辨書孤子徐君一

名張說自稱張君

祭殷仲堪文弔陳司馬書並稱張君張氏女墓志稱季兄君本集並作某

或疑君古人自稱如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自稱王

君王績集中載兩答刺史杜之松答處士馮子華與江

公重借隋紀四書並稱王君白又文選任彥升固辭奪

禮啟昉字李善本作君呂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

君撰者因而錄之未詳孰是張說爲建安郡王武攸宜

平冀州賊契丹露布建安郡王武攸宜一本作河內郡

王集作神兵道按唐書萬歲通天初建安郡王武攸宜
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神功元年河內郡王武
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契丹孫萬榮今露布所載迺
河內郡王而集中首題河內郡王臣某一作爲是褚無
量元希聲崔景旺墓誌沈傳師行狀元不書名止云某
今以唐書填入他皆倣此同張說季春下旬宴山池序
尾暮春之提日按初學記晦日門引公羊傳提月六鵠
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曰晦日也
今題云季春下旬則提月也但日字可疑耳

今公羊傳作是月釋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四

去

文一徒
今反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劾數慢近世方崧卿韓

集舉正云劾文苑作諺蜀本作該該轉爲劾其訛益甚

又再進再屈於人洪氏容齋續筆云杭本韓文作再屈

千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舉正云蜀本作再

進再屈千人文苑作再進屈千人今從他本以千爲於

仍多再字

方崧卿屢舉文苑以證韓文然比今本又自
不同意好事者展轉改易反失其真今各存

其又李元賓墓誌竟何爲哉竟何爲哉邵伯溫次子博

字公濟續父書號聞見後錄謂石本以上句作意何爲

哉爲妙舉正遂信其說大抵前輩文字多自改於石刻

之後而石本眞贗尙未可知況邵氏父子所錄差誤非一端不可盡信以理觀之則元本竟字亦未爲不是終勝意字楊炯薛元超行狀上幸九成宮時太子英王侍皇帝酒酒酣公獻壽曰天皇合易象乾將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集作太子英王皇帝侍酒酣皇帝蓋謂睿宗也當如集本迺合三男之說賦中押韻間有不見官韻者固所未詳乃如漢文帝幸細柳營賦以將軍出令漢帝徐行爲韻賦內云遙臨渭水之將詩在渭之將將側也本是官韻或乃改作傍又勤政樓視朔觀雲物賦以

歡作端沛父老留漢高祖賦以意爲里皆輕改官韻凡
文苑所編失作者年代先後或叢雜不倫今各釐正如
表疏哀冊文謚議碑誌中釋門家廟神道中職官等卷
是也他皆倣此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
華辨證

事有訛誤當是正者如驕陽賦孫武之失誚梁君之射
烏按藝文類聚引莊子太平御覽引說苑並載梁君欲
射白雁行者駭之君怒欲射行者公孫龍止矢曰昔先
公時大旱卜以人祠公曰求雨以爲民也言未卒大雨
今君以雁殺人乎今莊子無此文而劉向新序載之以

龍爲襲以先公爲齊景公非說苑也據此孫武之失當作孫龍止矢烏當作雁鴻賦旣隨軒于良史按後漢虞國爲日南太守行惠澤有雙鴻隨軒據此良史當作良吏李德裕與黠戛斯書契徑路之刀舉琉璃之酒按前漢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注徑路匈奴寶刀金契金也契割也留犁飲匕也琉璃當作留犁韓翃爲田神玉母謝男神功葬賜錢表周顓之親幸及貴登僕射異勤之母不見生拜司徒時神功爲右僕射其薨贈司徒與周顓爲僕射母絡秀尙在則同而與馮勤爲

司徒母年八十則異周當作同李商隱爲李貽孫上李
相公啟屢持寄字信未皆通敬禮小文頗嘗留意按陳
書庾持好爲奇字屢持寄字當從集作庾持奇字下對
敬禮乃丁廩字也嘗作小文見文選曹植書蘇頌陝州
龍興寺碑睦而奉姊郭奕之傳也姊當作姊用晉郭奕
奉姊事楊炯楊去盈誌賈氏五虎五當作三後漢賈彪
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天下稱賈氏三虎偉節最怒此類
覽者所宜詳也

文苑英
華辨證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四終